

往年最怕吃粥,因为肚皮确实没有什么油水,而且正是拔节窜个子的时候,格外地容易饿。每天玩到太阳落山回来,闻到是那酒汤味道就满心失望。最为失落的是父母之命向晚时分正是燥热的时候烧粥锅。常常还没有烧开就填满锅塘跑出去乘凉,回来的时候粥汤溢满锅台都是。连忙又往里面投凉水,一边还手忙脚乱不迭地拿着那破抹布,收拾那锅台上的汤水,又烫又粘手。

好不容易烧开了,米也氽透了算是大功告成,连忙急急地冲出门去,一头栽进码头边的河水里。那燥热与灰土顷刻间荡然无存,满心的舒适吃饱了还自在。

吃粥事小,关键是没有挨饿的食粮,吃粥就只是吃粥。菜是一年吃到头的青菜,前一年冬天腌的大菜是冬春之间不可少的。咸菜炒葱姑片子、葱姑烧汤以及煮小猫鱼都是吃够了的东西,见不到汪曾祺先生美食家的境界。到了春末咸菜变酸便提出来放锅里煮熟,然后切细碎在门口晒干成为“梅干菜”,封存在褐色的小坛子里。青菜就是这样一种有魔力的食物,它能够经霜而不败,腌制犹脆嫩,蒸煮而鲜香。那干瘪的梅干菜水一泡便又活泛起来,在饭锅头上一蒸就生龙活虎,倘若点点麻油便活色生香。

可食物毕竟就这么一点。极咸的梅干菜粥,呼啦啦吃两碗已经是温饱无虞了。难得有亲戚来,那藏了许久的干面(小麦面)拿出来,和一点摊一锅烧饼,起锅前滴几滴油那是满屋子的香味。由于面食少有的珍贵,村里的女人们也并不擅长此道,常常是烂了面,再加面加水如此往复,被讥为“好吃婆娘调烂面”。最“好吃”的婆娘还

粥事

□ 周荣池

会一招,新掐一把青菜头切碎与圆子面(糯米面)和上,做成小饼铁锅上焗熟,这才是人间至味。可这些大抵是吃粥时候的梦想,想着想着口水往肚子里咽。东乡有一则笑话,说一家人吃粥没有咸菜,屋梁上挂着一块瘦弱的咸肉要到过年开荤。母亲就让两个儿子看一眼咸肉吃一口粥就当是吃了咸了。吃着吃着弟弟看了两眼喝一口粥,哥哥狠狠地骂道:“看两眼吃一口,餓死你!”可也就是薄薄的粥汤养活日子,虽然稀里哗啦但日子也叮叮当地过起来。当然,这稀里哗啦也闹出过矛盾。记得那个寒冷的夜晚,捂在单薄的被子里还瑟瑟发抖,门外一个亲戚在大声和父亲说到几乎要争吵起来,其它的记不得了,大意是他在我们家做木工的时候一直没有嫌弃过吃食,可外面有人传他背后说在我们家做活的时候总是喝粥。别的话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一句:“谁说我说你‘铜勺掉到锅里叮当响’的?”

粥锅太稀铜勺掉下去叮当响,往年日子就是这样不假。不要说额外收入了,额外的粮食都所剩无几有时候还要卖了来应急。母亲的“母鸡银行”下了几个蛋卖的钱要给父亲买那劣质的酒,所以“打肉”就一样是梦想。我常常问母亲为什么不打肉?母亲的回答倒是很简单的:吃粥的时候是不能吃肉,粥与荤腥不搭吃了要坏肚子。这个常识我掌握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进了城里,看到路边小吃店招牌上有一样吃物叫做“皮蛋瘦肉粥”,才知道原来肉食可以和粥一起做的。

原来母亲的常识是错误的,幸好日子平安地过到了今天。

出租车司机小桑

小桑其实不小了,四十有八,算是人到中年。

桑这个姓在我们这好像不多,最初认识小桑,我说这个姓很特别,易记。小桑有点得意,说有空空叙叙家谱,看祖上师出何门。

小桑先不是开出租车的,刚上班在单位里给领导开小车,他觉得有点束缚,于是开了货车。开货车其实比开小车辛苦多了,但他说有自由的空间,哪怕开夜车,他也认为值。那时卡带流行,他随身带录音机,一路上邓丽君的歌声相伴,一点也不寂寞。小桑说他那时留着一头长发,齐秦那样的,有点文艺青年的范。

小桑开了十几年的货车,走遍了大江南北,也看多了名山大川,小桑说,那时的汽车虽没现在多,但路况不如现在,当今的交通发达了,高速公路,高德导航等等。小桑说那时候跑一趟广州得好多天,长途跋涉有点累,但能挣钱,还看到大好河山,乐此不疲。他说就是在单位开货车那阵子爱上旅游,他喜欢自然的、人文的景观,人造的太假。后来单位改制,小桑离开了,总得要养家糊口,便重操旧业,帮人搞运输。出租车在邮城兴起的时候,他又瞄准时机,办了营运证,买了桑塔纳,成了名出租车司机。小桑说,开了多年出租,见识了高邮的发展,尤其是交通比从前畅达多了,几纵几横,四通八达。他说开出租车也让他进

职场

□ 黄士民

一步领悟人生,和各种乘客交流,体验不一样的生活风景,喜怒哀乐,百态人生。小桑最难忘的是一天夜晚,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上车,说要去运河二桥,他当时纳闷,这么晚,一个人去那干什么。哪知车到桥上刚停下,女子猛地打开车门,向南边的桥栏杆奔去。小桑反应特快,迅速下车,从后面一把抱住女子,连声说,再大的事,再苦的事都不值得你这样做。一番苦口婆心的相劝,女子方才有点平静,小桑立即将她送到派出所。如今提起这事,小桑还有点自豪。小桑是个有点幽默感的人,坐过他车子的人都觉得他善解人意,路上时不时和你唠上两句,大到股票市场、南海局势,小到邮城时兴的广场舞、新开的美食坊。小桑说,上了车就是一份缘,人生无处不相逢,今天我为你,明天你为我。他说出租车是城市的一扇窗口,心里敞亮了,这扇窗口才敞亮。

小桑和我相约,六十岁的时候,买一辆六座的面包车,带上老伴,到各地边走边看,边吃边玩,累了,就在车上打个盹,饿了,用自带的厨具就地烹制饭菜,体验不一样的旅游。

推拿师肖勇

作家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将一群生活在南京,以推拿为业养生的盲人,以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述得栩栩如生,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我讲述的盲人推拿师肖勇,是本土的,现在城区的一家浴室做推拿。

肖勇属蛇的,今年五十开外了。肖勇不是天生失明的。十一岁那年,哥哥从外面捡了根可能是报废了的雷管回家,肖勇好奇,把玩的过程中,雷管忽然炸了,从此,肖勇的世界里没有了光明。起初的那段日子,苦

不堪言,肖勇说好难耐。后来肖勇拜了本地一位姓戚的盲人为师,开始了推拿生涯。我曾问过肖勇,为什么盲人基本都选择推拿为业,肖勇说盲人除了干这行,要么就去干算命什么的,算命忽悠人,我不想做。说这番话时,我感觉到肖勇的一种无奈。

肖勇眼睛被炸时刚上小学三年级,在以前的城南小学,他说那时候是他生命中最阳光、最快乐的日子。肖勇说,十一岁失明到现在整整四十年,他在黑暗中由焦躁、失落到安静地感悟人生。十九岁那年,肖勇去了扬州残疾人学校,开始系统学习推拿技术,同时还兼顾文化学习,肖勇说他的文化相当于初中毕业。其实,肖勇在某些方面的见识,正常人也未必达到,听他谈人生经历和感受,有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一旦说起推拿,他更是如数家珍。肖勇说推拿最关键的是要找准穴位,每个穴位都对应人的肌体器官,有阳穴、阴穴,阳穴是外侧的,阴穴是内侧的,五脏六腑,有的器官泻而不藏,有的器官藏而不泻,推拿之间,经脉络,是通的惬意,畅的快乐。肖勇的推拿技艺在学习和琢磨中日臻成熟,慕名来找他推拿的人日渐增多,好多都是回头客,肖勇说,推拿重在拿捏,轻重均衡,让客人既感到一种酸胀,而又不觉得疼痛。我则最喜欢肖勇在每次推拿快结束时的拍打,拍打的节奏时急时缓,拍打的声音时高时低,这一刻,我感觉到肖勇的那份娴熟,那份热情,那份自信。当一切停当,你细细回味,一切似行云流水,水到渠成。

每次看见肖勇,他总是带着一脸的笑意。肖勇眉清目秀的,皮肤也白,一头黑发,像个书生。他做事的这家浴室,把他作为招牌广告之。肖勇说,经历了人生的最痛苦,他算是宠辱不惊了。肖勇现在的日子很阳光,妻子是一位朴实的妹子,每天陪她一路走来,在浴室帮他招呼客人。肖勇的女儿二十多了,眼下,在泰州学宠物医学。

同室数载,聚短离长,四海知己存多少,天涯奇遇成奢望。

奇遇,太相巧。1978年暑假,省扬中高考阅卷,紧张而有序地分科室进行着。7月某日上午九点半休息时,我出物理组向北才走了几步,左前方教室门前开阔地上,一个高个子、四方脸迎面印入眼帘,清晰而熟悉。我立即高声喊:“谢老师!阔别多年,今日相见,太高兴了!”他点头致意,脸上荡漾着微笑。18年了!若不是同时小休,若不是我近他而来,尽管两室不远,也如隔山隔水。

谢老师名孝宠,常州人,1957年南大中文系毕业。分到兴中教我们高一语文,名校科班出身,底子厚实。他自信稳健,思路清晰,用词精当。他有时引经据典,有时妙语联珠,颇具文采。一次,我们正听得入神,突然他抬脚无意碰响了讲台肚里的金属盆,“咣当!”我们愕然,他不失幽默地笑说:“哦,小插曲!”俏皮而清雅,满室气氛小轻松。他善“文”能“武”,篮球是教工队主力前锋。记得某次作文,是篇扩写。他在尾批肯定了悟性,并夸我想象力丰富。在我通向写作的航天路上,有谢老师的一级火箭。

又一奇是,离兴中26年能喜见蔡培祖(“文革”改名,去“祖”)老师。那是1986年夏天,晚饭后,我带着上课用品去“实小”,刚进传达室,迎面撞见正端坐着的蔡老师。我惊喜:“蔡老

奇遇

□ 黄学根

蔡老师是我敬重的前辈(大我20岁),教我们高一物理(1957年)高三“立儿”。他心里亮堂,“整风反右”不失方向。1958年到北京开群英会回来即被提拔为教务处副主任。他上课胸有成竹,板板扎扎,除了板书,喜欢边走边讲。语言简洁,铿锵有力。教态至今依然清晰。1960年我们三个高三班赴扬州院高考,困难时期,他不让班主任车船劳顿,一人带队,足见他的自信与能力,好在那时的学生纯。恢复高考,他大放光芒,名扬“昭阳”(兴化城)并被提拔为兴中副校长。退休前被评为特级教师,奏响了“大满贯”的凯歌!

机会难得,我一是向他打听乔惟良老师,他是因为几张画而被打成“右派”。记得他的化学课,一下课就走,从不多言,背影凄凉。蔡:“他早‘平反’了,仍在县文化馆画画。”我自然又问及夏雨人校长(副),1957年冬天,我们在教师办公室晚自习(少数教室重建),夏进来看看我们说:“老师现在批判右派,你们学生说几句错话,往往是因为生活上的困难,认识模糊,不是立场问题。”寥寥数语,宽了我们的胸,我没“放”什么,只是在一张“吃不饱”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好在未提统购统销。

蔡说,“夏前年就走了!”我叹息惆怅,他才70多点吧,他是位好校长。在我困难的时候,他关心过我。1959年寒假,我回家又返校,家里断粮了。夏听说后,特地到我临时住处看了我,说,“农村情况我知道,学校也有难处。”说完给了我贰角钱买烧饼,得之虽微,牢记百年!他走了,但顾长的身影,永记我心中。奇遇,想不到。着急赶会场,没思量,有朋在远方?这第三奇便是,1987年4月23日下午,我一下汽车带着参展仪器于结束前走进会场(通知到手迟了),东台中小学礼堂。放下东西未落座,一眼看到台上介绍产品的正是高校同学冷桂龙。我快步跃上木板平台,叫他,他一愣,但很快惊呼:“喂,黄学根!”我演示完自制展品,晚饭后去他住处叙旧谈今。他在徐州六中,负责工会与校办厂,做梦想不到在海边城市“因会而会”。我们都是贫苦出身,工作勤奋,成骨干,方有出来走走的机会。正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我们心通情系,愿君人长久,相逢待来年!

斗转星移。第四次奇遇在2002年冬,上海浦东竹园新村。晚饭后,我信步于附近的小街,顺观市容,熟悉环境。一干洗店里传出熟悉的乡音,我进去问女主人:“你们是泰州人?”她:“周庄的!”我:“好呀,口音听得出,你老是来看剑华(他儿子,在师范)的吧,来这儿找何人?”蔡:“同乡同学吴祖耀。”吴在职工学校(晚班借“实小”教室)管教务,我在那儿兼课。巧了,我与蔡老是因“吴”而晤的,良缘天赐!

月亮(外一首)

□ 杨正彬

我不知道无意地迷途
是不是触碰了你的痛点
让你的虚弱风生水起
一如我直面的某种惨淡

写在大雪

一场大雪爽约了。就像一场春风曾经给了它们的许诺
苍茫大地的空洞只是暂时的表象
心里的失落多半是答案不明的虚掩
顾不上南来北往的牵挂蕴含的实质
这个时节,喊怨叫屈特别容易
找到发泄的缝隙或逆袭的突破口
恰似我的越来越热烈的白发
以排比的修辞激情燃烧储存的能量
无所谓告不告诉我,最后一批马群的去向
就像广阔的草原理解一条河流的弯曲
在伸开手臂的白杨林中稍事休整
驶向粉装玉砌冰天雪地的观光列车
纵使晚点,也已无限接近站台的等候

你是有脚的,款款地
从小路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你长着抒情的翅膀
从长河的一端飞往另一端
还有无数细微的柔软
山川。平野。树木。吃语
这些心甘情愿的俘虏
醉心于你的晶莹
清澈。时不时模仿
你的朦胧,你的沉静

嫉羨那常牵你手的小桥
靠近水仰视你的冰凉
融化在你轻轻的抚摸中
像一尾鱼停在蓝色的绸缎
把一种缠绵弄得凄恻
弄得像离散的星尘

文游基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